

研究調查報告（自選部分章節）

（本文件內容可公開）

計畫成果名稱：

西魯凱族舊古茶布安部落之原始傳統口述的神話與歷史

作者：奧崙尼·卡勒盛



部落的水源



古茶布安部落現代聚落（衛惠林教授於民國 59 年拍攝）

摘要

神話是一個民族的夢，傳說是口傳文化編劇導演的動態劇本。作為口傳文化的原住民族之一，魯凱族的口傳文化自古到今，並非以「文字」或「圖像影音」的方式傳承，而是用「活人對活人、生命對生命、經驗嫁接經驗」的方式，代代相傳。

作為口述文化的傳承者，本身必須有「連結土地與魯凱族生活文化」的直接經驗，並熟悉魯凱語（以便從耆老口中得知更為古老與深澳的文化故事），同時也得是一個「活用行動知識」的實踐者和故事詮釋轉譯者，才能勝任文化史官的工作。

我從年輕時正值不惑之年，毅然然而成為「棄業家」辭掉部落居民生養的教會機構固定薪資工作，從台北返鄉回家，開始進行自己部落與民族文化知識的調查訪問，以及好茶舊社部落石板屋的家屋與文化重建工作；一眨眼超過 35 年過去，我自己竟已成為「耆老」，卻更深感惶恐。

因為，我所知遠不及那些已逝多年的文化耆老們的千百分之一，因此更感到若不趕緊把持續數十年的文化調查研究以文的形式記錄書寫或創作，恐怕我哪天雙手一攤吐出最後一口氣，那些耆老們的傳承著的神話與歷史傳說故事種種，也就隨風而散恰似隘寮溪水向西奔流，或像是八八風災的新好茶村那樣埋葬在土石底下了！

本計畫乃是我生命史中希望能藉著文學報導與創作書寫的方式，儘可能地保持「口傳文化與文學」的精神，重新調查研究、耙梳整理魯凱族西魯凱群「古茶布安」部落（今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的神話故事與歷史傳說，並以散文或報導文學的方式進行書寫創作。

儘管真正的文化傳承應該回歸「口傳與生命經驗實踐交會」的方式，以心傳心、用生命召喚生命；但，在前無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此刻，我寧可先以文字（並且惋惜不得不採用中文漢字而非魯凱族語）書寫，只因這樣至少能為後代子孫與全人類，藉著「文字系統」的文學與文化想像，藉著我書寫的古茶布安部落的神話與歷史——這些承載著我和活在我生命裡（不論作古或今日仍活著）的耆老們經驗與記憶，而能重新連結魯凱族的深層文化智慧。

研究主題包含魯凱族好茶部落從古代到當代的神話歷史，尤其是我自己都變成耆老，在我們這一輩長存於心的古老傳說與文化記憶夢迴。研究對象包括我自己以及和我同輩、部落長輩以及當代好茶人等，也包含查詢與好茶部落有關的歷史文獻。透過資料整理與分析，本案將撰寫一篇以魯凱族好茶人觀點的神話歷史，以供後世的好茶人、魯凱人以及全民共同的文化資產。

本案乃是在沒有充分人力資源與經費的狀況下，基於個人的文化使命，所進行的調查研究。本案所累積的田野素材，除了申請計畫執行的一年多些的時間增補一些調查訪問等資料，絕大多數的資料，都是申請人幾近畢生的生活田野所累積與記憶的成果整理，以漢人的中文文字系統來記錄。

以成果而言，由於非魯凱族人、無法懂得深奧的魯凱語言和語意的調查研究人員，是絕對無法獲取這些千百年來代代傳說的西魯凱族好茶人之口傳神話和歷史的素材，更無法有系統地記錄和呈現這些古老的神話、傳說和歷史素材。因此，究成果而言，即便還有諸多不足，卻可說是有關魯凱族好茶人古老文化最具原創性、最古老也最新的成果紀錄。

就整體效益而言，這些研究調查的成果資料，對人類學、民族學、文化資產、歷史空間保存等學者專家而言，無異是具有民族誌資料的巨大貢獻。但對於我更關切的魯凱族文化「活的保存」而言，卻還遠遠不足。因為，真正的文化是在生活中「活出來」的，也是非文字系統的。

我知道這樣的報告遠遠不及我所知、所記憶的千百分之一，自然是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猶待繼續深入瞭解與考證。因此，我更盼望藉著這樣的成果資料，能具有拋磚引玉的功效，吸引更多的魯凱族人（以及懂得魯凱語的人）能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田野調查，並把這些古老的神話傳說和歷史，重新融入在當代的社會生活中，繼續傳承、延續，尤其透過口述歷史（口傳文學）的過程，讓「說/聽故事」重新成為雙向的、動態的神話歷史之保存。

代序

當要述說西魯凱族屬古茶布安¹部落的原始傳統口述歷史與宗教信仰之前，首先介紹這一位在部落裡歷史上相當重要的人物。因為自古以來，古茶布安部落的遠古神話、口述歷史與沿革變遷、社會的結構(族譜)、石板家屋文化、生活民生倫理習俗、以及各項信仰祭祀等等，至當文明日本人侵入西魯凱族之前，幾乎都是根據卡巫隆(噶嗎喇拉特)家族他個人說過的話作為據點。

生他的父母之前各有家室妻兒子女，但因為可能是緣份，或神明還有另一奇妙的安排。峇娥樂絲·卡巫隆又與屬卡峨勒格樂家族的老五龐德勒之後，他自行打造另一生命的爐灶家名為噶嗎喇拉特，之後生下喇峇部、施樂泊、和娃娃巫妮之一男二女。喇峇部老人家誕生的背景是在古聚落之卡滋歌廊²。但是，他的大妹施樂泊，部落已經聽到日本路快要通了之前，她無緣親眼看見日本人的文明登陸古茶布安部落就英年殞落。

龐德勒·噶嗎喇拉特之前，他先入贅給達巫拉蕊·卡布露之後，生蘇麗雅泊、施特德、和達瑪巫棟等兩女一男的家族成員。但家族很不幸使長女蘇麗雅泊因難產過世，接著老三達瑪巫棟英年早逝，而次女施特德是唯一存活下來。在「野百之歌」整個故事的劇中人，其實是我祖母施特德和父親哲默樂賽(峨賽)的生命過程中，背後支撐他們兩母子使能活下來，應該是歸功於這一位慈祥的龐德勒·噶嗎喇拉特老人家之細心照顧，以慈愛濕潤的心靈，並善誘其外孫峨賽的生命內在本質，負責教導這一位小男孩行走正路，而後成為非常出色的獵人。

喇峇部老人家說：「僅有我同父異母的姊姊施特德活下來，」我聽說：「姊姊的母親達巫拉蕊非常體恤父親龐德勒的一片苦心，於是發出內心的話，說：『我們的愛情仍然如當初旭日曙光，但是我已經不敵命運而即將提早枯萎。我們的貴族峇娥樂絲·卡巫隆正好是被休妻中，你何不趁這個機會…，或許會帶給你更高一層另一道生命的曙光？』

¹ 古茶布安(Kocapungane)：舊古茶布安部落的原始古名，但是照韻味來解釋，好像是濃濃的香氣味。

² 卡滋歌廊(Kacekelane)：西魯凱族的滋歌樂(Cekelane)是部落聚集的意思，而卡滋歌廊(Kacekelane)是原先古老舊部落的意思。

之後，我還聽說：『當我們的父親龐德勒與母親峇娥樂絲成親時，是前母達巫拉蕊還幫他準備娶親的一切聘禮。』」

屬卡勒盛發祥地的專任祭司，本來是屬卡峨勒格樂家族中之老大卜依靈所生的長子古勒樂所負責的。但因為當日治時期大正年代第九年(1920)，當日本人把古茶布安部落還只是個監視區尚未登陸之前，日本人從馬兒³部落之駐在所以操控的手段，有意把古茶布安部落之生命銳氣先折損後才行登陸，於是先對大祭司古勒樂以莫許有的罪名先抓來整死。(有關他的死，即將在日本大正年代再做詳細的探討)

之後，大約大正十二或三年，卡峨勒格樂家族的老五龐德勒，也就是他大哥卜依靈的公弟，名正言順地取代他大哥兒子古勒樂的位置，以代替卡勒盛發祥地的專任祭司補缺。

當龐德勒繼位之後，他的大兒子喇峇部很自然地，在這種生命背景下，就他整個生命血液裡流由其母親峇娥樂絲之被號稱是「部落裡最古老之卡巫隆家族之後裔」；他也源流由其父親龐德勒·噶嗎喇拉特家族被部落號稱是「卡勒盛發祥地最後一位大祭司。」所以喇峇部老人家，在部落貴族社會的名份、身份地位，都是站在這兩種身份為傳承者。

他出生的環境背景下，是當舊古茶布安部落還尚完整之鼎盛時期。他的老家是在部落上方與卡勒盛發祥地相隔兩排住家，也就是在阿魔麗丹(大榕樹)那一排。我還記得從我們家裡往上方看，在廢墟中仍然還有一棵柳丁樹，我表哥喇哇部(江武仁)總是說：「那裏是我們原來的老家……。」喇峇部老人家就是在此誕生成長的。直到當日本人首位領導者南幅重助巡官，於1928年(昭和三年)上任之後，因為日本人想要徹底瓦解神聖的靈屋卡勒盛發祥地，與鄰近的部落隔離開來，而強迫遷離到部落東邊之「Drataane(緩平)」之後，喇峇部老人家那時他正盛年，才從這裡遷離至現在的「開挖區⁴」，雖然原來的部落已經鬆動了，但部落的原始傳統信仰還保有相當完整。因為部落才剛剛被打散遷離，但是祭司照常進行祭儀的各項事務。

喇峇部·噶嗎喇拉特和峨默默思區之峇娥樂絲·陶喀杜的老大結婚之後，生老大長女施樂泊、老二長子卜依靈、老三次子喇哇部，還有一女嬰兒叫樂歌安，但是她只有一歲就夭折了，所以只剩下一女二

³馬兒(Valulhu)：位於拉瓦爾群之三地門鄉舊馬兒部落，但現在遷到口社附近。

⁴開挖區(Talhukulhukuane)：

男三個孩子。

於 1945 年 8 月 6, 9 日，美國於日本在廣島和長崎兩大城市投下原子彈之後，9 月 2 日太平洋戰爭就此結束。當臺灣在日本人撤退時，他們的母親峇娥樂絲·陶喀杜，隨著一群由日本古道下來水門鎮之後，她繼續繼續走道來到屏東市前往後，在那裡以小米、玉米、和豆類換取舊衣時，「母親可能是在流離奔波時，隨手吃不乾淨的東西後，又帶病回家之後，才三天就離世了。」表哥喇哇部親自說的。

當 1945 年底其間，正好整個部落饑荒，卜依靈大表哥說：「天天有太陽，而我們姊弟倆雖然很努力以赴，儘管哩希安⁵和勒得樂⁶兩地段輪流每兩天挖地瓜，因土地貧瘠而不得不依靠親戚和左鄰右舍過活。

喇峇部老人家罹患了「通風」，假如我評估他以 1897~1945 年，才四十八歲了，而「通風」已經很嚴重了。當躺在病床上時，有時後一躺就一個星期，有時候甚至半個月。當他很健康的時候，他總是帶我和名犬母 Vulhiky(斑點)一起去獵兔子。有時候他下來跟舅子哲默樂賽下來打鐵，然後整天述說故事或說天說地。當他舅子從中央山脈打獵回來時，我們的父母親得一定先舅公喇峇部下來，然後先在家裡祭拜後一起分享喜悅。

我是家中排行老四，在我前面還有兩男一女，其中老二長女峇娥樂絲和老三次男喇慕篤不幸相繼夭折，所以我自然而然地順位為家中排行老二。母親施特德·陶喀杜說：「於 1945 年十一月中誕生下來的孩子們，舉行完整的生命禮俗之『十日生命祭』⁷，你們那一群嬰兒大概是最後一批…。」但老爸從我生命中，不知道是看在哪一點特徵或特色，當我五歲(1950)之後，父親始終默默地培養我能成為家中的小祭司。當我成長的過程，每一項屬各別家族的祭祀，以及個人之所謂生命禮而舉行的事宜，喇峇部老人家必定在我老爸後面位置進行指導的工作。我本人雖然那時還很幼小心知又嫩芽，但可以很自然地意識到整個過程和祭祀的神聖性。後來父親哲默樂賽·卡勒盛，當被稱呼是一代最偉大的神射手(好獵人之意)時，我總是聽到耆老們如此說道：「我們並不意外，必然是由他的舅舅喇峇部老人家傳給他最完整之祭祀的倫理和信仰使然。」

他老人家擅長於小品雕刻藝術，尤其音樂，包括：傳統古謠以及各

⁵ 哩希安(Lisiane)：

⁶ 勒得樂(Lhedelane)：

⁷ 『十日生命祭(Kia mangeale)』：

種樂器，如：Talavisivisi(弓琴)、Leberre(口簧琴)、Kulhalhu(單管直笛)、Bulalhy(雙管五空鼻笛)等等他樣樣都來。尤其他的歌聲唱的特別好，心靈語言猶如山嵐(Lhamelhame)，在晴空萬里中以綠鴿聲歌唱時，在這種環境背景下，自然而然地耳濡目染。

他的一生跨越部落之原始鼎盛時代的末期、日據時代、中華民國時代。最後他隨著我們遷下來至新好茶之後不久，於1987年便在此與世長辭。他口傳的原始神話、歷史，尤其口傳的祭儀與信仰，都隨著他口述者之凋零而形成全面性的斷層。雖然如此，我個人想嘗試藉著當他老人還在的那一段時光，所留下來的微光，盡可能地從回憶裡片斷記憶記下來。

敘說：部落的詠歌

當我尚幼年的年代，每年八月中的豐年節，部落裡所有包括：除了無能行動的老人家之外，凡是行過「成年裡」以上的所有男性，總是一大早離開部落去野外不遠的地方，舉行一年一度之非常神聖又隆重的獵人祭。

舉行獵人祭最重要的目的是說：一年裡有十二個月份，期間以十一個月份為了生存而忙忙碌碌投入生產、生活、狩獵，而我們能夠順利地熬過這漫長的時光。第十二個月份，是當豐年節慶的月份(陽曆年的八月份)，要開始展開各項生命祭儀前，我們先與我們的古人祖先露個面，帶著我們所努力的成果，表達我們內心的緬懷和誠意，以分享和感恩的意思。

另一個意義是要帶部落裡所有新生代的少年人(12~15歲)，要在獵人祭場舉行成年禮。將所有凡是要舉行「成年禮」之少年們的生命和心志，要交託給神明創造者和山嶺的守望者——祖先。以一個上午舉行狩獵祭儀完畢回來之後，接著下午，整個部落所有的男丁和耆老們，各個都盛裝著華麗的彩衣，頭上都穿戴著其個人在這一生中所獲取之榮耀的花冠，在特定的廣場聚集，為要當年凡是參加成年禮的少年人們的家屬所準備之特別豐盛的「獵人禮餐」。當要開始享宴聚餐、飲酒歌唱之前，首先必行「舉杯儀式」。

此時，一位專門斟酒者⁸，早已在當中盛滿了主要的四個酒杯排列著。而部落大長老早已盛裝著禮服準備就緒要行「舉杯儀式」。當他看到所有部落的人都已經到了，尤其是部落的要角兩個大頭目和耆老們，絕對不得少一個。部落的大老看著大家都已經在場了，他當眾宣告說：

我們特別感恩在天之創造者，使我們看到了整個部落有所努力的成果，還有當我們看到正在成長的小生命竹筍——少年們，深深感覺今年生命充滿著朝氣和希望。所以特別感恩上天所賜下給我們的福氣，故此，我們先向你們大家的靈魂舉杯。說完之後，部落大長老從四杯

⁸ 斟酒者(Tara lagalagay)：魯凱語稱呼斟酒者之意。其人因為最懂得部落裡每一人的名份之身分地位，並且最懂得斟酒的倫理習俗，所以斟酒者在魯凱部落裡不僅是有身份地位，人格是部落裡是最完美又善良，所以被部落稱呼為人格的尺度，更是部落的眼目。

中最右側的一杯，然後高高舉杯說：

我們的祖先哪！這一杯是您獨守勇猛守望著部落。

部落的大長老又有解釋道：這一杯是為了紀念一位在我們部落裡最偉大的勇士祖先老京安·峇德勒烙。因為當我們部落一度被敵人趕到古鹿鳴安時，我們的祖先以單打獨鬥地守望著古茶布安部落，我們才有今天。

他的後裔即現今的巴格德拉斯·峇德勒烙。他的父親是依露·峇德勒烙是老京安·峇德勒烙的祖先，也就當代當時為部落英勇獨鬥的事績。依露“Ngilhu”即「勇猛得咬牙切齒」之意，而“Mua lhilaw”其魯凱語是「特殊的」或「首先的」之“Mualhilaw”的禮儀式概念，是以醇美的酒獻禮之意。“Lhilaw”西魯凱語言概念是「生命歷史在霧雲苦難中，化開晴空萬里」之最美的醇酒。

說完之後放下來，接著拿著第二杯，然後高高舉杯說：「這一杯是你們年輕人之靈魂的杯，因你們的生命是我們部落的長矛和盾牌，祝福所有部落的年輕人，願神明賦予你們的靈魂有元氣，使你們的勇氣和團結的精神，像山嶺圍繞著我們如擋風牆。」

說完之後放下來，接著拿著第三杯，然後高高舉杯說：「這一杯是你們兩位當家大頭目之靈魂的杯，因你們兩家是守望著我們的心靈，就像北大武和霧頭兩座山永遠聳立。」

說完之後放下來，接著拿著第四杯，然後高高舉杯說：「這一杯是屬你們耆老們之靈魂的杯，因您們是我們尋求正路的指導者。祝福，願你們耆老們像山中林立的松永遠長青。」

說完之後，乃邀請部落裡四個代表來一起乾杯。之後，接著是部落的其他的勇士們隨即共享。他們喝的第一輪，是那麼多水瓮裡品質最好又芬芳的小米酒。這個時候，喝酒的旋渦外圍，耆老們、獵人們，以及那些對部落沒有甚麼作為的人，仍然在岸邊苦等之外，當然十八、九歲的年輕人不論名分有多大多高，絕對嚴禁靠近喝酒的場合，只能在外圍觀摩或學習這個倫理習俗。

當享宴飲酒各個臉上已經散發出彩虹般的喜悅色彩之後，部落史官喇峇部老人家首當其衝地主唱「部落頌」詠道：

Pala ~~~i~lai!⁹（他一人引唱，其他人則鴉雀無聲地靜聽！）

⁹ Palailay!(榮美啊!)：魯凱語源自於為嬰兒推動搖籃催眠之歌，但在此是歌頌你靈魂偉大的情操之意。

榮美啊！

Kalhivili lhialeven, sini abulhu ki bekace.

(偉大的) (部落藝名) (自古) (神話) (為) (創造)

偉大的麗阿樂溫¹⁰，是由神話中被造而來的。

Ini~~~pala~~~i~~~lai!(大合齊唱)

何極榮美呀！

因為整個所有在場之上百位之部落的男丁和耆老，都已經聽到了他所主唱的主題是“Sini abulhu ki bekacane .”(是由悠久的歷史所創造而來的)。之後，接著以盎然雄壯的歌聲為他的主題迎合延續唱道：Ini~~~pala~~~i~~~lai.”(何極榮美呀！)表示非常認同，並對古人祖先之宏功而表達的一種無限的驕傲與榮耀之歌。

更妙的是當唱道“Ini~~~pala~~~i~~~lai.”時，自然地各自知道其音色和音域而分出高音(Ua iluku)、低音(Ua carebecebe)等兩個不同音域一起大合唱，使人遠遠聽起來，似乎是在大自然界裡的天籟之音。從歌詞“bekace”即神明從無中生被創造而存在之意；“abulhu”即「從神話裡以永恆鑄光中被朔型而成之意，使人感染得意識到一個族群的生命之耐人尋味。之後，接著他又唱道第二首如下：

Pala ~~~i~lai!(古鹿鳴安人)

榮美啊！

Kalhivili lhialeven! silange ki Telebe.

(偉大) (部落藝名) (同時期) (在)(大洪水)

偉大的麗阿樂溫，與大洪水同時存在。

Pala ~~~i~~~~lai!(大合齊唱)

何極容美呀！

之後，大眾也一樣接續他所表達的主題延續為古人祖先在歷史上之偉大的宏功誠懇地頌揚。之後，一位宴席飲酒專門斟杯的人前來為他敬酒，以部落表示對他無限的敬意。接著另一個人唱道第三首：

Pala ~~~i~lai!(帶著雲豹的後裔)

榮美啊！

Kalhivi li lhialeven !pina su Lhikulavane.

(偉大) (部落藝名) (是屬)(雲豹)(的)(族群)

偉大的麗阿樂溫，是屬雲豹的族群。

¹⁰ Lhialeven(麗阿樂溫)：屬古茶布安部落之藝名，是專用在吟唱或吟詩使用。

Pala ~~~i~~~~lai!(大合齊唱)

何極榮美呀！

這個歌詞一聽就知道是為那兩兄弟帶著雲豹，從東方翻山越嶺來到遙遠的西方之他們原來失落的國度之後，表達他們對兩兄弟和雲豹的指引，使能夠重新回到祖先的懷抱之後的一種深深的感恩與喜悅。另一種是有感而發地對帶著雲豹的兩兄弟，能夠施愛出善意容納他們為自己的同胞之後，一起享有雲豹所締造的成果。第四首：

Pala ~~~i~lai!(勇士世家 Savalhu 為代表)

榮美啊！

Kalhivili Lhialeven !sia kepale thalhingulu alhisapesape.

(偉大) (部落藝名) (以) (城牆) (圍
繞) (磐石斷崖)

偉大的麗阿樂溫！是以外圍磐石斷崖為防禦。

Pala ~~~i~~~~lai!(大合齊唱)

何極榮美呀！

這句是描述古茶布安部落，是以層層斷崖為自然防禦設施，對神明之神秘的安排之有感而發的讚頌的歌。接著第五首如下：

Pala ~~~i~lai!(勇士世家 LaSavalhu 的勇士們之任何一位為代表)

榮美啊！

Kalhivili Lhialeven !ragilici ki thalhingulu.

(偉大) (部落藝名) (勇猛使震懾) (讓外圍)

偉大的麗阿樂溫！勇猛使外圍所震懾。

Ini~~~,Pala~~~i~~~i~~~lai!

何極榮美呀！

第六首：喇峇部老人家，仍然以屬卡峨勒格樂家族之最後的史官，先以非比一般的 Palailai! 唱出結語。他是以熊鷹在空中滑翔的旋律概念唱出如下：

Pala~~~i~i~~~lai!

榮美啊！

Kalhivili Lhialecen!

(偉大) (部落藝名)

Nia kulikuliane muthebethebe ki ngia thalhingulu.

(被人所)(羨慕) (吸蜜) (所)(稱)
(圍繞)

偉大的麗阿樂溫！是外圍愛慕吸蜜的地方。

Ini~~~Pala~~~i~~~lai!

何極榮美呀！

當唱完了以上的「部落頌」之後，接著是部落裡每一勇士、獵人、長跑、以及生產線等之歌，以輪流的方式主唱他在這一生中不論做甚麼，提出最精華的時段，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吟唱。這種歌因為主唱的人必須是他本人在一生中締造的生命經驗，所以不能隨便亂唱或過份誇張，因他所做的整個部落的人都一清二楚。

當主唱的人儘管他所唱的是多麼華麗，假如內容所述不實，不僅不以「何極榮美！」“Ini~~~pala~~~i~~~i~~~lai!”之大眾大合唱予迎合，有可能會引來所有在場之大眾之紛紛輿論後不等他出門，他所穿戴的任何頭飾當著大眾面前被把除之外，還要被踢得臉青鼻腫，顏面無光地一拐一拐的被趕出場外，完全沒有人理他之自然地被打入孤獨寂寞的冷宮自行懲處。

我還記得部落所有上百位個男丁齊唱

“Ini~~~pala~~~i~~~i~~~lai.”時，和諧、雄壯、又盎然之天籟般的合音，從中午唱到晚上深宵。那時候雖然我尚年幼，但我可以意識到那創造者，和在地底下之祖先們的靈魂，彷彿都醒來參與其間而感到驕傲和榮耀。而我們站在其間，有耳的聽著他們悠揚的歌聲，有眼睛的看著他們對著天盡首大聲詠頌，甚至於是耳聾又眼盲的，透過皮膚的毛細空，都可以感受那美的震波。就像在寬闊的綠海草原，當春風吹起恍然甦醒地跟著毛細空的草原起舞。這個是每一豐年季最令我難忘又叫人永恆地神往的經驗。

以上六首中的第三首，一聽就可以知道是，當古人祖先帶著雲豹來到西方之後，締造古茶布安部落之最偉大的事績。第四首是形容所處的地形環境是層層疊疊之難以攻破之自然屏障。第五首是形容四面都是外族，但永遠無法攻破之族人勇猛的表現。第六首是形容部落祥和的氣息，是外圍所愛慕的地方。

每處靈屋都有專司的祭司，以上五個靈屋，任何誰為代表主唱第五首都可以，但有深層體會的祭司，因為內心深層有感動，所以所表現的韻律會特別感人。

以上六首歌，非常簡單又容易記，但又有誰能夠體會其中的意義和深奧？假如現在的孩子們，無能體會以上之部落的詠歌，我可以諒解，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機會看到原來的部落。原來的部落因為是古人祖先親自締造的，又活在其間，所以所譜成的曲和所填寫的歌詞，以及所唱歌的人之賦予情感，使我們在聽的人，感染得不知其所以然而來的，一種內在心靈的感動而表現出來的歌聲。

當他們都唱完了，喝得人也都已經醉了。他們就開始引向幽默逗趣的風氣語調，讓那些在部落社會裡中是屬於不堪使用的男性們，或者說好好先生的人有表達的機會。於是斟酒者說：“Lhi esseme nga ta.” 意思說：「我們要喝的是濃粥濁的了。」這些人才有機會有分喝到酒，而且在喝的同時，還有歉意地……，於是有這麼一位吟唱道：

Pala~~~i~~~lai!

榮美啊！

Sangate makalautu vunaganane ikai taluvaivai.

（自卑 ）（終極一生 ）（只有遺憾 ）（在）（活空 ）

終極一生自卑，只有活空的遺憾。

Ini~~~pala~~~i~~~lai!

何極榮美呀！

當大眾聽到他吟唱得非常很有意思，於是當 "In~~~Pala~~~lai." 時，也會讓人感動得深深體會出神明給每個人的宿命之有所不同。還有的男性默默地在狩獵，但永不得志而又吟唱道：

Pala~~~i~~~lai!

榮美啊！

Kitalhau palhalhauthu, masu tibitubi maka lautu .

（渴求 ）（永遠 ）（帶著）（淚水 ）
（空空）（一生 ）

一生渴求已盡，空空如也又空空。

Ini~~~pala~~~i~~~lai!

何極榮美呀！

當他唱道這首歌時，帶著內心對命運的無奈，以及同時想到他的一生艱苦奮鬥的心路旅程。連他所唱的韻味極為淒涼，加上他頭上

所穿戴的單一一小朵百合很像營養不良，插在他已光溜溜的禿頭上，使人彷彿看到他在寬茂的山林間隻身尋尋覓覓之孤獨的場景和落空的寂寞。

在場眾多的男性成員，都目睜口呆地深深體會出一個男性，雖有意但不得志得苦悶。一位大頭目坐在他的寶座聽了，他也受感動地偷偷地流下眼淚，帶著他手中的神聖的杯，親自走到他人面前說：「你生命的經驗以及你生命之歌，使我的皮抽痛。生命的杯，請你與我共享。」他從大頭目的手中接著之後，甚是喜悅縱容地一飲而盡，而後說：「謝謝！你這一杯，已經夠我畢生之心靈的便當。」之後，大頭目回到他的寶座，令斟酒者全部打滿每個人的杯。斟酒者都盛滿了每一個人的酒之後，大頭目乃舉杯說：「我們大家為他這首歌一起再乾一杯。」當各個都一飲而盡之後，大頭目又大家說：「謝謝大家的努力。我們所有的獵人，或日夜工作生產的人，使我們有了收穫，這都是我們努力的結果。但切記，所有的福氣之神明所施恩於我們的，都是由於在我們背後有老弱婦孺的需要，還有我們部落的所有身為褓姆，我們有才有那麼豐盛的收穫，而且我們才有粟米喝酒。這個時候，又有一位這樣唱道：

Pala~~~i~~lai!

榮美啊！

Pacubung ki taleke kadrua ku kaunai ly

(面對) (為) (小米) (沒有) (從來)(空簍) (我)
終極一生種小米，從來不空簍過。

Ini~~~pala~~~i~~lai!

何極榮美呀！

當唱道：Pala~~~i~~lai!(何極榮美啊!)時，使人彷彿親眼目睹在這陡峭的山嶺間，眾多的人群，揹負著重重的竹簍，汗流夾背地一步步地搬回家中之辛苦的路上。當主唱的人又繼續唱道：

Pala~~~i~~lai!(歌聲韻味開始玩味人生似的)

榮美啊！

Kavicengelhe rengerengane maka sibaisane

(辛苦耕種) (汗流浹背) (又帶著)(精神冒星星)

辛苦播種粟米，

Maka lautu amani ku sadramate ki nguadalhane
(帶著) (畢生) (為了) (那) (禮餐) (而)
(獵人)

只是為獵人們的禮餐。

Ini~~~pala~~~i~~~lai!

何極榮美啊！

當眾人唱到和音 “Ini~~~pala~~~i~~~lai.” 時，使人好像在曲折的溪流和又崎嶇的山林之彎轉的小徑途中，艱苦又喜悅之永無止境的延長似的。使當下的主唱者仍然似有未盡，於是又接著唱道：

Pala~~~i~lai!

榮美啊！

Ulhau ku sakia dulhu si rengerengane

已經忘了疲憊和汗流

Ngualai ki atu lhualhuladhane ku mua babadhane.

只是為了那遠行而歸之醉的瀟灑

Ini~~~pala~~~i~~~lai!

何極榮美啊！

當眾人聽到他所唱的內容非常有意思，使人覺得以為是最平凡的人，竟然內心還有那麼豐富的內在心靈情感。於是當會眾唱道

“Ini~~~pala~~~i~~~i~~~lai.” 時，跟著他的聲音特別嘹亮又和諧之外，連場外之卑微的人，都盡首望天對著青藍的空域，盡自己僅有的嗓子，傳達內心對創造者之無限的讚美、感恩、又感慨。

此時，原來他們才剛進來時，各個所穿戴之各色各樣的花冠，在歌唱者所唱出的歌聲陶醉中，每一個人彷彿是站在湖邊，看到自己的倒影也不過是如此而已，於是開始覺得自己頭上戴的花冠越來越重，進而想起剛才所唱之「自我回憶」裡是那麼樣的大聲，終於開始覺得已經毫無意義了。從而開始自我反省，每一個人從自個兒生命體內，湧出更高的內在生命價值。連無能表現在特定的人生特色上，都力求在人格的完美性，其實他的人生，只是匆匆走過一回之不確定的可能性，總是讓人格外地難忘和留戀。

第一章 魯凱族之口述的原始歷史概要

“魯凱”(Drekai)即“高山居民”或“高山住民”之意。若以古茶布安的遷徙前所居住的地方—鹿鳴安的海拔約一千六百公尺的高度，這個名稱是最恰當不過了。或許因為我們的祖先知道族群人數少，一定不敵眾多的外族，而選擇高山叢林避開外族的困擾和威脅。

壹、各個族群

一、東魯凱族群：

- 1, 達魯瑪克部落
- 2, 達峇六玖部落

二、西魯凱族群包括霧台鄉有三個小族群如下

- 1, 北隘寮溪的喇部安部落
- 2, 北隘寮溪的底阿贊
 - (1) 達德樂部落
 - (2) 達喇瑪部部落
 - (3) 德烙部落
- 3, 北隘寮溪的古露部落
- 4, 南隘寮溪族群古茶布安系統
 - (1) 阿禮部落
 - (2) 霧臺部落
 - (a) Kamedese
 - (b) Karisi
 - (3) 神山部落
 - (a) Kavadhanane 部落
 - (b) Kudrengere 部落
 - (4) 達嘯咕魯部落

三、北魯凱族群茂林鄉

- 1, 茂林部落
- 2, 萬山部落
- 3, 多納部落

東、南、北三個族群無論現在分布的地區分散，而且高度不同，但祖先在高山叢林裡與世隔絕，在原始自然裡自己發明生存的方式，溝通的語言，和習俗文化，從這個共同的文化特徵，我們覺得三個族

群應該是同一個血源。因為自然環境塑造了魯凱民族生態的特質、身材的特色、內斂韌性和開朗豪邁的個性。也因為這些特性，我們的祖先應該是源自於一個家族和同一個自然環境。縱使現在分布的地區分散，彼此之間的來往不易，經年累月接受新環境的賦予，難免有些不同，但是從祖先承傳下來的社會結構之階層制度、家庭倫理、以及文化習俗，不僅都相同，而且是永遠不變，猶如北大武山永遠是山。

貳、魯凱族的大洪水口述歷史

一、達魯瑪克落：

從老一輩的口述如此說：「遠古大洪水之前，祖先原來是住在達魯峇淋湖南方附近一處叫卡哩阿郎的地方，那時人類的兩個卵，尚在無意識的生命狀態，在一片混沌朦朧的陶壺型的小洞穴裡，東方第一道曙光，日復一日地在同一個時間照耀兩個卵子，於是兩兄妹破殼而誕生，男的名叫后嗎哩哩，女的名叫蘇嗎哩慕。他們兩個兄妹靠著早晨姑婆芋葉上的露水，以及附近溪水所流出的水得以生存。後來他們變成夫婦，生有三個兄妹，長女名叫娥蘆，後來她搬到中央山脈以西的 Soa-lhaodru，成為那裡的始祖。」達魯瑪克的人所說的 Soa-lhaodro 是指「西方的魯凱人」之意，這可能是指瑪底阿讚（即現在在三地門鄉境內的青葉社），也有可能是指古茶布安的魯凱人，因為在大洪水之前，被稱為 Sua-lhaodru 的魯凱人，只有古茶布安部落早已存在。這一段話是日本人採錄自達魯瑪克社的口述者喇夫哈思·噶瑪喇啦特所說的，當時他年齡約 45-50 歲。

據說：「洪水漸漸地退下去，阿峇琉素帶領著家族人順流而下，一面尋找可供他們生存的空間，不知不覺已來到了洪水退潮的極限，在一處地名湮低咕阿的地方落腳。他們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歲月，人口慢慢增多，於是他們覺得不能永遠聚集在一個地方，要為後代子孫開闢生存空間，就必須分散各自尋找更寬廣的地方，於是東魯凱族從這裡分出去。有一批到肯德爾山下腹地，自稱達魯瑪克。

二、鹿鳴安矮人的民族

大洪水之前，我們魯凱族的祖先原來是矮人。歌詞意思說：「悠久的達咕萊哩家族，大洪水的時候，早已存在！」所謂的達咕萊哩，是僅有的一粒，或唯一的一粒之意，抑或這個家族名稱是「拓荒者」之意。達咕萊哩家族每年豐年祭開展緒頭的歌詠：

「Kalhivily la thakudrairi !

悠久的達咕萊哩家族

Kia silang ki telebe。

是跟大洪水存在。」

古茶布安部落有一段如此的描述：「古鹿鳴安的聚落有三行梯田形式，每一行住有一百戶人家，三行就有三百戶人家。」又說：「他們開耕的時候，只要把掘木棒排在下方，只聽到開耕的吵雜之聲，卻看不到人在工作，不一會兒卻已開耕完畢。午餐的時候，只聽道吃飯的聲音，沒有見到人影。」故祖先稱他們是達瑞卡峨勒，即“矮型身材”之意。

據說鹿鳴安人原來的社會結構，都是平民只有一個領袖，但是為了爭取領袖的地位，總是爭論不休，造成族人沒有能夠團結外，還造成分裂。於是有人提議：「應該另外邀請外來的頭目(Talialalai)作為部落的中心。」

三、古茶布安：

另外一批沿太麻里溪溯溪而上，翻過中央山脈西向和鹿鳴安部落來到井步山下南邊的腹地自稱古茶布安，也就是那一群帶著雲豹的子民。那時候，人口眾多而且有袖珍的人類和智慧型又很團結的鹿鳴安子民和來自希給巴哩吉帶著雲豹的一群合併遷來之後，形成一支強大的高山民族。

當來自希給巴里吉的人被邀請作為世襲的頭目之後，族人才開平衡，就像熊鷹的左右翅膀，必須在一個觀念，同一個目標，密切地互相配合一致，才能平衡飛行。這是早在古鹿鳴安時，已經知道一個健全的社會，必須有貴族和平民，互相制衡，才能建造一個和平的社會。貴族和平民並非名份高低之分，而是平行對等的社會結構。提議這個觀念的人，已經隨著那逐漸遠離的歲月，慢慢從記憶裡遺忘，可是現在的年輕一輩的人，依然是在「西方的魯凱人—古茶部安部落」所發展出來的精神文化「平衡的社會原理」之下。

從古茶部安社分出去的，有卡霧達丹(古老的上霧台社)、卡巴樂喇丹(即現在的神山部落)、阿底爾(即現在的阿禮部落)、以及達啞咕嚕(相思村)四個聚落。後來達啞咕嚕在日治時期從古鹿鳴安下方原來的老聚落遷到古茶布安部落。從卡霧達丹又分出去的，有卡喇暮低司(即現在的佳暮部落)、京大陸灣(即現在的相助部落)、德烙(即現在的大武村的小山巷)、啞咕鳴陸(即現在的德文部落)、達蘇拍灣(即現在

德文部落境內一區)。由卡巴樂喇丹分出去的，有卡哇達丹(即現在的佳暮村內一區)，古樂峨勒(即現在的伊啦社區)。以上的聚落都是屬古茶布安系統的血液。

魯凱族中有四支族群，泰喇部安、和原先瑪底阿讚分裂出來的達德樂和達喇瑪膏兩個部落(即現在三地門鄉境內的青葉社區)，他們各自稱是從東魯凱達魯瑪克社分出來的。

據說：「在大洪水之後，達魯瑪克已經離開哩德咕阿，即泥濘之地的意思)。」來到肯德爾山之後，才分出來。至於吉努郎(即現在的吉露村)，自己說：「他們獨立存在，不屬任何部落。」

古茶布安聚落西方往馬兒部落的路上下方，走路約兩小時的距離。據說：「那裡原來有一個魯凱族十幾戶人家的小部落名叫卡哩希，領袖的家名叫 Gathamane·Latusaviki。夏天雨季來到，有一天晚上，突然傾盆大雨，就在午夜漆黑的晚上，部落被土石流沖毀了，只有少數存活的人摸黑逃難，從此消失了。當古茶布安部落被筏灣部落之分支的峇喇哩烏陸趕到鹿鳴安時，那時卡哩希部落還在，而這個小部落也可能是從古茶布安分出去的。

魯凱族群的特色

以上的西魯凱族，雖然不都是從古茶布安部落分出來的，但是傳統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以及精神文化都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除了屬雲豹民族古茶布安部落，包括分出去的，凡是在霧台鄉境內，不但不能殺害雲豹，並且永遠不能穿雲豹皮外，東魯凱族的東興新村和高雄下三社的茂林鄉就沒有這個禁忌。

1, 石板屋文化

魯凱族三個族群散佈在南臺灣中央山脈東西兩側，無論在任何環境，所到之處，都與石頭有關係。如果追溯到最原始的口述神話，莫不與土地和石頭有關，例如達魯瑪克的人所說的，被土地和石頭所生：「源生石頭，活在石頭，最後，歸入石頭」的觀念並不無道理。在魯凱族語言概念的「Lheneg」即石頭之意。不論石頭大小，只要性質是僵硬的、笨重的，毫無生命的，都一律稱呼 Lheneg。有時候，魯凱語把 Lheneg 當死亡的形容詞，例如說：「Luiya si miaku kao lheneg.」意思是說：「如果有一天我像石頭，」所指的是「當我亡故時，」之意。但是最寶貴的是，思想信念持以相反的心態，賦予石頭為永不被擊破，且永恆性的意義，或許因為這個觀念，魯凱族的祖先

永遠在尋找石頭。他們寧願選擇石頭做的一座高山，然後用一輩子的生命蓋一間石板屋，並在房子底下給靈魂作為峇哩屋，即永恆的居所。魯凱人對「家(Daane)」的概念，身為男而且長子，不僅要會概石板屋，是要遮陽避雨的地方，還要男婚女嫁，一夫一妻兩夫婦在那裡以和諧的愛建造，才能繁衍下代，而生命只有在石板屋何這樣的家庭倫理才有永續的保障。

2. 有史官

古茶部安部落的祖先們，覺得聚落應該設定一位專門記憶部落的過去，無論是成敗的經驗，然後以口述傳承給下一代，尤其是每一家族的族譜，以及那些曾經在歷史上留下給我們美好回憶的人，於是就訓練一批 Taki Vagaane 或 Tara-alhulhiulhi 即顧問或口述者之意。從小培養幾位關心族群的人，教他們如何觀察自然界現象，例如，天象、地上的動物和植物、和空中的飛鳥等等，於是又產生了祭司、巫師、巫婆。在此，不得不懷念古茶部安部落最後的史官喇叭告老人家。他跟傳統雕刻家老力大古是同一個年代的人，所有老一輩的人，只要聽到他的名字，莫不為他驚人的記憶力而深深地緬懷。他生命結束的那一天，正宣告一個靠口述傳承的民族，歷史就此結束。從此也沒有人繼承他的職位，實在很可惜。

3. 有司法制度

另外一個是有司法的特色。設有三個哲巴樂，即「公共設施」之意。聚落的建地是哲巴樂，任何一個人沒有買賣的權利，只要俱備有該聚落的成員和家庭的性質，都有資格蓋房子，因為在有生之年不僅要生活，未來靈魂還要繼續住，因此每一個人都必須有位置。縱使家裡附近有種大樹和任何農作物，若有人需要其地點，只有禮讓而且必定要讓位。

開墾地設有一塊哲巴樂，這個地是平民所管轄。因為是貴族和平民對等共治的社會結構，如果貴族沒有能夠配合平衡原理，平民有權力離開村落，來到察哲巴郎獨立自治，讓貴族過一個沒有人納貢而自生自滅的部落。另外一個哲巴樂是專為重大罪犯隔離的地方，所謂重大罪犯是指強暴、殺人犯。在古茶部安聚落的西方往霧台的路上右側，走路約兩個小時的距離，那裡就有這麼一個罪犯隔離地，我們稱呼察哲巴郎。那裡有寬廣而肥沃的土地，大概有十個小石板屋，附近有一泉水，被隔離者只要努力開墾，永不愁沒有飯吃。一個人如果犯

了嚴重的錯誤，有一個巴哲各樂家族是專門處理司法的工作。他們先收容保護他，然後請所有的長老和大頭目聚集商討如何處罰。如果需要隔離，他們就把犯人送到那裡，家屬提供生活所需，直到他能夠自己墾地自給自足為止。祖先設定這個地方最重要的目的是，縱使是重大的罪過，還是尊重生命，生命本身是神聖的，一個人的罪過是一回事，不能因為是罪過而毀滅無辜的生命，沒有一個人有資格判生命的死刑，生命本身也沒有理由被判死刑。最重要是要犯人離開大社會在這個敵人四面楚歌隨時來襲的環境裡單獨奮鬥，並且要他體會在沒有大社會的保護之下，不僅要讓他知道大社會對他個人生命的重要意義，還要讓他在孤獨寂寞的生活裡多多反省。

被隔離者在這裡獨立生存，或許一年兩年，甚至於更久，除了家屬偶而來拜訪，沒有任何一個人敢來接近，他也不能回到部落。直到有一天他覺得有悔意，透過家屬的傳訊，要回來大社會，於是家屬準備一大龕的小米酒，和殺一條豬，巴哲各樂家族派人去隔離地接他回來先住在這個家，他不能直接回到自己的家，等到族人聚集在大頭目家前庭，然後由巴哲各樂的當家主人在族人面前替被隔離者擔保說：「沒有一個人沒有錯誤，重要的是要知道悔過，他永不再犯錯，族人必需以愛接納他。」之後，才能回家。

隔離地察哲巴郎沒有圍牆和柵欄，跟其他的地沒有什麼分別。在那裡沒有人日夜看守，只有被隔離者自我約束地生活。他仍然還有機會回到大社會，仍舊被社會尊重，因為他是有生命的個體，可是這個人以及家族的後裔永遠被掛上被隔離者的惡名號。隔離地永遠存在，但是歷來也甚少人去過那裡。因為那裡的環境很安全，土地肥沃，水質甘甜，風景很美，當春天來到，從這個路上走過並遙望過去，老鷹在空中盤旋飛舞，畫眉鳥兒到處在歌唱，很難想像一個人被隔離的時候，心情是什麼滋味。後來在日治時期，司法的權力從大頭目的手中轉移給日本人，之後，大頭目讓給沒有土地的孤兒寡女開墾，所收的農作物，不必納貢給頭目。

4. 語言

魯凱三個族群，東魯凱族群的東興新村、西魯凱族群的霧社鄉、以及高雄下三社的茂林鄉，這三個族群的語言，除了茂林鄉三個村落都有自己的語言外，又與東魯凱和西魯凱的語言大有不同。東魯凱和西魯凱語言則大同小異。至於不同原因是因為環境，或彼此相隔距離

太遠，或分隔太久的關係呢？已經無法考究。但是追根究地原來語言的概念，還是相通的，是同屬魯凱族語。

5, 倫理道德和精神的象徵意義

魯凱人是依天靠山的民族。自古以來，祖先留下給後裔的生存方式，以傳統農耕為主，狩獵捕魚為副之外，還給我們留下倫理道德的規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社會倫理道德，祖先並沒有用太多的語言和符號，囑咐我們如何做一個忠心誠懇的好男人和清心貞潔的女人。庭園邊邊只種植幾棵百合，男孩女孩在夏日玩耍，綻放的花朵都可以陪伴著他們茁壯長大。女孩長大約十歲左右，父母親用當年收穫的小米釀一大龕酒，殺一條豬，召集所有部落的人來到他們的家享用。在享用禮宴的當兒，母親把早已準備好的小禮服給小女孩著衣，再把編織好的頭冠戴上，最後，出去外面到庭園邊邊採那一朵花，然後插在小女孩的頭上說：「你好漂亮啊！」心裡默默地說：「願妳的貞節像百合永不退色。」又轉頭對眾人說：「你們的孫女已經長大了，逐漸知道美感，要讓你們知道，她已經可以參加舞會了。」這麼一個簡單的儀式，就宣告完成，但對小女孩來說，是對自己貞節操守一生的責任。

對一個魯凱小男孩來說，就沒有這個儀式。小男孩長大到約十歲左右時，父母親把當年收穫的小米用來準備獵人祭，準備的方式，相當與小女孩戴百合花冠的量。那時是夏天的最後一個月的颱風季節，祖先為什麼指定在那一天，或許已經暗示作為一個男性，必定是在暴風雨中奮鬥。那一天，父親給小男孩穿著獵人的服裝，揹著網袋裡頭放著阿派和其他好吃的食物，那是象徵母親在他一生狩獵的路上的一種愛和祝福。最後，父親幫他腰攜一把禮刀，揹一把弓箭。來到獵人祭的地點，老老少少的男人早已在那裡圍繞著煙火。小男孩所看到的是，所有老人的頭上所穿戴的頭飾都不一樣，所插的飾物也都不一樣。有一些插上熊鷹的羽毛，有一些人插的是帝雉的，還有的是雞的羽毛，但大部份是頭上插著百合，而且百合的形式都不同。但他最好奇的是，一位老人家坐在最特殊的位置。他穿著鹿皮，襠褲也是鹿皮，腰間攜著閃亮白光的禮刀，刀鞘的末稍攜著人類的頭髮。他的皮帽除了有熊鷹的羽毛和兩朵百合外，帽子前面還有鷹爪。他在那裡忙著為第一次來參加少年小獵人們的祭拜儀式，而他是其中之一。祭拜儀式已畢，小獵人分到喳畢(烤餅)，象徵是他的獵物。他來到家裡，母親早已在庭園等候著他。母親一眼看見便說：「我的小獵人

啊！……。」他的母親對他的未來所感覺到的，是一種男孩生命體驗的人生，而他在獵人祭所看到的那一位老人家，即將永遠深刻在他的記憶，然後變成偶像，變成他生命的動力，甚至於是變成信仰。

結語

去年中秋過後，日出的地點，從霧頭山的山頂開始沿著中央山脈稜線向南邊的聖地峇魯谷安緩緩移位，晝短夜長便要開始，似乎在說明身為魯凱人對自己的未來夜長夢多。夏日裡朝陽熱情而燦爛的光芒，變為淡淡溫暖地照耀著，也似乎在述說未來的魯凱人的子孫，對自己的文化的熱情，會越來越冷淡。拂面吹來的微風吹動著樹葉飄然落下，似乎在暗示這個高山民族，在未來的一天，也會像退色的落葉，飄然落下然後消失在這個土地上。舊好茶的聚落人去已樓空，相思樹葉一層一層地覆蓋整個聚落。高山杜鵑花開花謝，蟬鳴鳥啼，動物互應吼叫，似乎在奏鳴最後的安魂曲。從石板屋廢墟中長滿了青苔的每一塊石頭，似乎以堅定而真實的歷史見證，替在石板屋地底下長眠的祖先們述說：

「遠古祖先魯凱人的子孫啊！我們以堅韌的生命力造訪過這個高山地方，我們能夠熬過，你們也一定更能熬下去。」也似乎在暗示著另一個詮釋：

「石板文化的高山的子民魯凱人，如果有一天消失，並非是大洪水，也不並非是饑餓，瘟疫，而是外來現代文明。」那一天，或早或遲，一定會來到。我以西魯凱人的身份，僅以舊好茶的傳統文物展示，在一個民族生命夕陽之前，一睹歷史走過的痕跡。

2, 吉露部落的矮人說

吉露(Kinolan)部落 Varukuru 老人家說：「當霧台部落形成之前，吉露部落早已存在，並且已經是第四次遷徙來到現在的吉露(Kinolan)……」而這個原始吉露的始祖是 Sokinadrimi 家族，即現在的孫家之 Varukuru・Sokinadrimi 家族的後裔。其名字是什麼意思？

相傳，第四次遷徙來到吉露部落時候，人漸漸多起來而難以管理。於是吉露家族提議說：「讓我們一起來創造頭目，作為我們部落精神的中心，因為我們不僅難以團結，容易被欺負……。」於是在吉露部落下方大約有一箭之遙，那裡有一棵古老的茄苳樹，樹底下便放置一個陶壺，讓神明把一粒人類的卵放置其中，任其晨曦第一道曙光照耀陶壺中的卵，最後孵化成吉露的人類，這便是吉露的大頭目 Kadravadhane 家族的由來。

陶壺旁原來有個石灰質(鐘乳石)的小凹槽似的形狀，據說：「是第一個大頭目嬰孩的洗濯盆。」又補充說：「是 Sokinadrimi 給這個嬰孩大頭目洗澡用的。」因嬰孩洗濯的容器，西魯凱語稱呼叫 Varukuru，即凹槽之意，是否因為這個原故而祖先為了紀念而命名老人家為凹槽(Varukuru)呢？抑或是因為他們創造了大頭目，並且接受部落的尊敬，而所得來的貢物總是滿滿大凹槽容器呢？有關這個典故，已經沒有人知道。

創造頭目的發祥地，大地之母誕生生命的下體形貌猶如人類的生殖器還在，下方兩三步便是泉水。據說：「祖先吉露的大頭目在這裡沐浴過，」並且繁衍下一代，從雛形發展到社會制度和倫理道德的建立。

從發祥地向西，便是枯榕樹，旁邊有一間可能是最原始的石板屋模式。再走大約五十步，便是他們原始的靈屋；根據現在遺留殘存的石板來看，採石板的年代可能還沒有鐵器，因為每一塊石板粗糙又笨重，重量大約在兩三百公斤以上，按照西魯凱人的身材和力氣絕不可能是十個人從某個地方能搬動的。吉露部落的頭目 Gilagilao·Druluane 解釋說：「是矮人為我們興建的靈屋……。」他繼續而說：“Malekeleke ka lhadiadipi si ka maelane ku puku si ka drua Vaga.”（他們都是矮人像 Abay，而且會搬東西又有能力特別大，

吉露部落從古代以來的社會制度，Sokinadrimi 一直扮演著創始者並的角色，而 Kadravadhane 是部落統治者的角色，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過。吉露部落一個小小的部落，沒有被敵人打敗過，跟這個家族的合作無間有密切的關係。